



当AI会作词作曲唱歌，音乐人何去何从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记者 蒋肖斌

日前，小冰公司正式宣布小冰克隆人，任何创作者经身份认证后，均可通过小冰框架技术，克隆自己并向粉丝发布。每个克隆人都能进行流畅的中英文交流，并且全部具备歌曲演唱能力。小冰公司还与网易云音乐联合推出X Studio，专注于创造具有充沛情感的AI歌手克隆人。小冰公司CEO李笛表示，当AI一旦达到了某一个人类创作者的水平时，它和人类创作者相比就稳定得多，能够大量生产同等质量的作品。

2023年，幻想动漫音乐团队创始人、艺术总监孙玉镜，和团队利用AI歌手完成了一个demo(小样)。当甲方通过后，他们尝试寻找真人歌手进行正式版本的演唱，但接触的很多歌手都未能明显超过AI歌手示范版本的表现。这让孙玉镜认识到，AI技术进步的速度之快。

在音乐领域，AI发展得如火如荼，它为音乐创作提供更多可能，不仅提高效率，还节约成本。然而技术进步的同时，版权、“AI是否会代替人类”等争议也随之而来。

AI能让人感受到音乐创作的乐趣

“天对地，雨对风。大陆对长空。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……”2020年，音乐制作人李召洋使用AI歌手小冰的声音演唱《笠翁对韵》。该曲目获得2022年第五届唱工委音乐奖最佳儿童音乐专辑提名，这是他第一次将AI运用到音乐创作中。

李召洋专注儿童音乐创作，但想找到有一定演唱基础的稚嫩童音来唱歌很难。一次偶然，他发现小冰的音色和儿童声音比较贴近，可塑性较高，便有了AI演唱歌曲的想法。现在，他已经使用AI创作了4张专辑。

孙玉镜经常需要歌手演唱歌曲demo。真人歌手的时间和劳务成本较高，且结果存在不确定性。因此，他转向了AI歌手。他以X Studio为例，里面拥有丰富的AI歌手资源，能满足他对多种声线的需求。此外，他还经常借助AI进行降噪，以及使用ChatGPT辅助作词，“AI的存在大大提升了创作效率”。



小冰克隆人进行流畅的中英文交流，且具备歌曲演唱能力。小冰公司供图

完美青春OST是一家致力于影视音乐制作和音乐营销的公司，在项目合作过程中，曾使用过AI制作demo，例如模拟人声、换声等。在音乐总监崔博看来，当前AI音乐的成熟度还不够，制作出来的内容存在很多瑕疵，不过这些内容可以让你挑选、提炼、丰富。例如，“我爱你”可以表述为“我忘不了你”“我想你”，AI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你很多答案，你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金句。

腾讯音乐娱乐集团(以下简称“TME”)早在2022年就开始布局音乐领域的AI技术能力，围绕听、说、唱、曲等维度，开展AI前沿技术的创新来服务旗下的音乐平台。如今已利用AI推出QQ音乐的AI伴唱、AI歌声、AI音色魔法师、AI作曲、AI对话等。2023年年底，实现了全链路AI音乐创作，作词、曲、唱、编、混等5个独立的核心环节打通。

天琴实验室是TME旗下首个AI音视频研究实验室，音频负责人赵伟峰介绍，AI能够帮助专业歌唱家还原他们年轻时的嗓音；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有的人唱不上去，有的人五音不全，还有的人不会唱

德语、法语、阿拉伯语等，AI都可以让他们唱出来。

此外，AI不仅让普通用户创作音乐成为可能，还能成为创作者提供灵感。“我们可以利用AI将乡村音乐和中国传统乐器结合，甚至尝试一些违背乐理常识的创作，看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音乐。”赵伟峰觉得，所有的点子都让AI试一试，说不定能创作出新的东西。

AI能够表达和理解情感吗

AI似乎无所不能，然而人类有哪些特质是人工智能实现不了的?

“现在使用AI创作音乐很简单，但想让观众和歌曲产生共情很难。”完美青春OST创始人、CEO刘硕说，在选秀时代，听众之所以为选手投票，是因为大家和艺人有一个共情和共同成长的过程，黏合度比较高。而作为工具，AI和人之间是没有情感的。

在李笛看来，AI识别情感的低度不高，但是让人工智能去表现出这种情感很

难，“需要用大量连贯起来的比较复杂的系统，才能一定程度上拟合”。

赵伟峰持不同的观点，他认为AI可以表达情感，且在现在的一些作品中，已经看到了情感的影子。“我们告诉AI生成一些欢快的音乐，它就能生成，告诉AI生成一些很忧伤的音乐，它也能做到。”他认为，音乐作品的情感是基于音符表达出来的，AI只要能写出这些音符，就能表达出情感。

然而，AI表达情感和AI理解情感是两回事。在赵伟峰看来，AI可能未来会超越人，但不一定能跟人一模一样，它可能无法表达出人的思维方式、自我意识。这或许是未来要探索的方向，具体要怎么做，还是掌握在人的手里。

“AI的边界往往取决于，把AI技术应用在产品上，产品会掩盖哪些问题，以及不能掩盖哪些问题。”李笛以ChatGPT为例解释，你问它任何问题，它都会好好回答你；至于说这个回答有没有意义，有没有用，你要自己去判断。

“同样的技术用在克隆人，或者说但凡用在边界稍广一些的事情上的时候，这个大模型的问题就出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大模型的技术，我们用AI辅助自己是可以的，但是要想放心让它去做一些事情，基本上就要出事。”李笛说。

让AI成为辅助工具，人类重新安排职业结构

每一次AI的技术革新，都会引发一阵舆论热潮，今年Sora再次印证了这一点。这一根据文本即可生成60s连贯视频的人工智能模型，为视频产业的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。

于2022年上线的ChatGPT不仅能回答问题，根据上下文互动，甚至能完成论文、文案、翻译等工作，吸引众多人士体验。更早之前，AlphaGo和韩国围棋九段棋手李世石、中国围棋九段棋手柯洁上演的人机大战，让公众不禁思考：“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吗?”

AI大热的同时，关于它的争论也不停歇。有人质疑AI的方向搞错了：“我们希望机器人帮人类扫地、洗碗，是因为人类要去写诗、画画；现在是AI都去写诗和画画了，

我们人类还在扫地、洗碗。”那么，研究AI写诗、画画、做音乐的意义是什么?

在刘硕看来，现在的AI技术已涉及各个领域，不仅仅是艺术。“现在在扫地机器人、洗碗机等，机械类的工作早就有机器可以替代。”她觉得，现在AI应深入各个领域去发散思维，替代或者辅助人来做更多的工作，“如果AI连艺术都能做，做那些机械类的工作岂不是更容易?”

李笛记得，多年前第一次宣布小冰可以写诗时，也曾有一个人说：“创作是人类独特的，只有人类才会创作。”当时有个网友回怼了一句：“那有多少不创作的人类，不是就不叫人了!”

李笛觉得两个问题异曲同工：“当我们说写诗画画的时候，我们是把两类人合并在一起看待：一类创作者是在追求写诗画画的艺术，这部分我认为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；另外一类人所谓的写诗画画，则跟艺术完全没有关系，他至多叫内容产业。”

李笛将AI类比为计算器。“我们上大学之前，是不可以用计算器的，不然会使你的心算能力不容易提高。但当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心算能力时，使用计算器可以帮助你提高效率，节省时间。”李笛说，AI的运用同样如此，如果你本身的创造水平很高，使用AI辅助能够提升效率；但如果你连基本的乐理知识都不具备，使用AI将不利于你的音乐学习。

对于AI的未来，李召洋期待AI能够出现更多儿童的声音，让儿童音乐制作人在创作音乐时有更多选择；可以多了解儿童从稚声期到童声期不同阶段的音色、心理的变化规律，让AI演唱时更符合儿童的情感表达。

赵伟峰期望它能够成为人类一个强大的助手，辅助人类创作美好的东西。崔博期待人类与AI能够实现真正的交互，例如人能跟AI商量，歌怎么改更好听，“现在更多的是人下指令，AI回答问题而已”。

很多人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后，会倾向于把它和人类的一种职业行为作比较，经常有“什么人会率先失业”的言论。李笛说，其实每一次技术的变化，一部分人失业是必然的，例如，水轮灌溉出现后，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挑水了，“到了下一代，人会重新安排职业结构”。

最年轻的戏曲，想和年轻观众一起玩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故事起源于一名90后编剧，看了老舍在80多年前写的小说《我这一辈子》，颇有共鸣，于是“为爱发电”，主动为北京小剧场创作了一部小剧场作品，最后由一群00后演员上台演出。

这其中有多组“对比”，比如文学经典与现代演绎、传统的戏曲与现代的小剧场，而故事还没有结束。小剧场曲剧《我这一辈子》在谢幕的时候，舞台上平均年龄20岁出头的演员们一起唱起了一首歌——一首元素是曲剧的、听着像摇滚的歌。

诞生于1952年的北京曲剧，不愧是最“年轻”的戏曲。原创曲剧《九重天》在今年1月首演时，无论演员阵容、音乐表达、宣传手法，都主打一个“新”。它的唱腔采用的是老曲牌，但全场音乐都用电子音乐制作。一群00后演员第一次进棚为戏曲拍摄剧情先导片，社交平台上还传播了一把漂亮戏服……

从打破中国戏曲电影票房纪录的粤剧电影《白蛇传·情》，到让无数年轻人“上头”的环境式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，近年来，戏曲频频“出圈”，年轻人的追逐也让戏曲有了新玩法。

小剧场+戏曲，重编老舍经典

在白爱莲的履历上，“小剧场”是一个关键词：小剧场京剧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、小剧场淮剧《影的影》、小剧场黄梅戏《浮生六记》……她导演的北京曲剧《我这一辈子》，也是曲剧的第一部小剧场作品。

老舍小说《我这一辈子》描写了一个旧时代普通巡警的坎坷一生，编写小说以第一人称描写，有很强的代入感。在白爱莲看来，曲剧《我这一辈子》不是一个

完全复刻小说、复刻老北京、复刻年代的作品，而是一个有小剧场艺术特质和当代表达的创作，“因此，这部戏从主题思想、意义找寻、风格样式上都要有所探索，有所延展”。

编剧胡铭帅是一个90后小伙子，最初是从同名电视剧接触到这个故事，看完电视剧又去读小说，“80多年前的小说给当下的我一些震撼，一个书中连名字都没提的巡警，想过上好的生活，努力过，却从来没有成功过”。

“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生活肯定不会那么悲惨，但现实每个大城市的年轻人还是会有生存危机，思考人生应该怎么规划方向、怎么努力。而不确定性始终存在，最后能不能改变也要画问号，这让我们和主人公产生了共鸣。”胡铭帅说。

于是，胡铭帅主动创作了《我这一辈子》的小剧场曲剧本，“小剧场最大的特点就是表达更自由，小剧场的观众天然允许你的自由”。

“纸人”元素是曲剧《我这一辈子》中最让观众印象深刻创新。主人公“我”曾经是一个裱糊匠，胡铭帅提炼了“我”裱糊的一组“纸人”，以类似古希腊戏剧中“歌队”的形式贯穿全剧。芸芸众生幻化为“纸人”，穿梭周旋于“我”的身侧，时而扮演剧中人，时而是评述者，唱出由“我”而张扬起的意识流。

胡铭帅回忆：“在创作剧本时，我想回到历史现场，于是去翻民国老报纸，查当时巡警的生存状态。然而，我没找到太多关于巡警的报道，却看到一篇小文章《纸人自叙》，以第一人称呼描述‘我’的脆弱无助。纸人是空心的，再强大也抵抗不了社会的滚滚洪流。”

白爱莲认为，这不仅是形式上的创意和探索，还由此带来了主题意义的开掘和发展。“在对旧世界的控诉中，还有一个普通人的人性、对善良的感知和

坚持，不做纸人一样的‘空心人’，生而为人 的感受和希望，在苦难和不幸中沉浮，但不能被淹没。”

最“年轻”的戏曲，演员平均年龄“20+”

今年3月，北京市曲剧团建团4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，《我这一辈子》《离婚》《九重天》等新创剧目纷纷亮相。

和其他动辄数百年历史的戏曲相比，北京曲剧还很年轻。1950年，魏喜奎、顾荣甫、关学曾等主演的“解放新剧”《新探亲》公演，此后，“解放新剧”改作“曲艺剧”。当时刚刚回国的老舍数次到前门箭楼“大众游艺社”观看演出，并专门创作了剧本《柳树井》。1952年，借势《柳树井》的成功演出，老舍正式将剧种定名“曲剧”，为了突出北京的地域特色，又在“曲剧”前面加上“北京”两字。自此，北京便有了自己的地方剧种“北京曲剧”。

也正因为“年轻”，北京曲剧的表演没有传统戏曲的程式，是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，以演绎清代和近、现代北京题材为长。

讲述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人生际遇的《九重天》，主演全是00后。北京市曲剧团团长崔迪说：“我们的演职人员是富有青春活力、富有未来的。无论是演新剧还是老剧，年轻人在台上总是朝气蓬勃。别看他们年轻，他们是迄今学习北京曲剧年限最长的演员，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了9年。我们一直以团校合作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，明年我们将和中央戏剧学院合作。”

中国戏曲学院2018级北京曲剧班的毕业生，建制制地参与了曲剧《我这一辈子》的排练演出。青年演员们对旧时代的这个悲剧人物有自己的认识，“为人老实厚道，行为干净利落，这是他的性格标签；他

也明事理、懂世故，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。可以说，这个人活得很清楚，是一个被社会裹挟着前进的普通人”。

沉浸式演出、短视频传播，曲剧还能怎么玩

“既有老京味儿，又有新京味儿，让观众会有‘老耳朵新眼睛’的感觉。”崔迪介绍，本次展演期间，还举办了相关会员活动和艺术论坛，希望“圈粉”青年观众。

在崔迪看来，创新可以是演绎上的创新，比如把老曲牌用现代音乐来制作；也可以是形式上的创新，比如小剧场演出、沉浸式演出、文旅融合的演出等。“北京市曲剧团是戏曲院团中第一个在北京做沉浸式驻场演出的。第一部沉浸式曲剧《茶馆》，打破了观演关系，演员和观众一起坐在八仙桌上。”

沉浸式在不断升级：《茶馆》之后，北京市曲剧团又在福州新馆打造了《林则徐在北京》，演员带着观众在这个三进院落中，边走边逛、边逛边看；4月即将推出的沉浸式互动作品《京城拍卖会》，演员将带着观众



小剧场北京曲剧《我这一辈子》剧照。北京市曲剧团供图

豫剧探索沉浸式小剧场

过去10年间，戏曲界通过融合多媒体等方式改革传统艺术形式，并在近年来开始引入一种全新的艺术表演方式，并展现出东方艺术独有的魅力，吸引包括年轻群体在内的更广泛的观众。”

中国剧协副主席、河南省文联副主席、河南省剧协主席李树建回顾了在上海、郑州打造小剧场沉浸式驻场演出的心路历程。“我不是豫剧的领军者，我是豫剧的看门人、守门人、探路人、传承人，最后想办法推新人。”李树建直言，之所以搞驻场演出，就是为了解决戏曲“三多三少”的问题，以期把戏曲事业向戏曲产业转变，让剧场向市场转变；至于演出形式，“坚持变与不

变，变的是方法形式，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”。

作为合作方，“喷空”创始人、河南省曲协副主席、郑州市曲协主席陈红旭说，“喷空”团队与李树建的合作，主要是吸引年轻人的关注，让豫剧和“喷空”融为一体，让戏剧和曲艺融为一体，让悲剧和喜剧融为一体，最终的目标是让观众和演员融为一体。

西安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赵鹏认为，文化是核心，旅游是载体，商业是手段，如果没有成熟的商业，小剧场沉浸式驻场演出肯定无法良性循环。他建议，在做内容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在商业上形成闭环，让内容和商业勾连起来。

“豫剧小剧场沉浸式驻场演出如何吸引观众?其核心是3个方面：有趣的灵魂，好看的皮囊，超级的体验。”上海大豫园商业发展集团演艺部总监邵倩倩解释，有趣的灵魂就是豫剧的文化内核，这是一个隐性基因。在这个基因的基础上，通过好看的皮囊加上沉浸式的体验，通过N种不同的表达方式，体现它更丰富的显性魅力。

北京河南大厦董事长任现红介绍，上海、郑州的小剧场沉浸式驻场演出已经常态化，而北京的演出将落户北京河南大厦。

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表示，在新时代，小剧场沉浸式驻场演出不仅是对豫剧，包括对整个戏曲行业都具有重要意义。“这种实践，就是把中华戏曲的优秀传统和审美精神与当代文化相适应，与现代社会和谐相调，实现创造性转化，创新性发展的一种探索。”

文化批评

□ 杨鑫宇

3月24日，法国电影《坠落的审判》在北京大学举办中国首映礼，导演茹斯汀·特里耶来到现场，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、董强对话。此前，《坠落的审判》先后斩获戛纳最佳影片、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等重要奖项，在影评人与海外观众之间也是好评如潮，此次导演来到中国参加首映礼，可谓备受期待。

遗憾的是，人们的强烈期待，并没有给这场活动带来好运。首映礼结束后，现场传来的一手消息纷纷表示这场交流的质量未达预期。其中，部分嘉宾和主持人的发言甚至当场“翻车”，使不少观众在台下直接表达不满。

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点，一是法语系某教授脱离影片主题，大谈“坠落”这一意向在法国文学和哲学领域的传统，并在有法语翻译的情况下坚持用法语向导演提问；二是现场主持人在串场期间发表大段个人看法，以至于被台下观众打断，要求“让导演多说话”。

按理说，嘉宾和主持人在各自所处的领域，都是成就斐然、有口皆碑的一流人物。当他们在《坠落的审判》这部佳作的导演见面时，应该是一场精彩的思想碰撞。然而，结果不遂人愿，最大的原因，在于他们在这场电影首映活动中搞错了自己的定位，进而在本应围绕文艺作品展开鉴赏时，过度以自我为中心，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“自我膨胀”。

其中，嘉宾的发言忽视了这场活动的主角和观众到场的初衷。如果是在他自己的课堂上，想必会有许多对法国文学与哲学感兴趣的学生愿意耐心听教授讲述“坠落”这一意向的前世今生。然而，这场活动既不是一场“主场”，也不是法国文化课堂，其真正的主角有且只有《坠落的审判》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发言发散过远，也没能和作者的语境同频，容易让人觉得是无谓的“炫耀”。

而对主持人，观众的意见则更多在于他的“越俎代庖”。此前，主持人在一些节目中颇受欢迎。在担任辩手或综艺节目嘉宾时，他总是毫无保留地输出自己的气质与能量，越能胜任其角色、得到观众的喜爱。但同样的做法并不适用于主持一场另有主角的对话活动。在对话中，主持人发表的个人见解未必多么糟糕，可能还有不少人“金句”，但观众们来到现场，是冲着导演和嘉宾对话来的。

相比之下，现场观众的掌声和好评，基本都赠给了主要从事电影研究的戴锦华老师与导演的对话。尤其当戴锦华单刀直入地将话题引向《坠落的审判》想要讨论的女性主义议题，并获得导演正面回应时，现场观众如同“久旱逢甘雨”。事实上，在整场讨论中，戴锦华的发言并不算多，甚至显得有些沉默，很多时候都是个“旁观者”。但在观众眼里，向导演提出正确、深刻的问题，远比自我陶醉式的滔滔不绝更有价值。在这样的场合，发言贵精不贵多。

在这些具体细节之外，这场活动引发的争议，也提醒我们思考：面对一部优质的文艺作品，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鉴赏角度?

很多时候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。对鉴赏者而言，不论其自身素养如何，有怎样的身份背景，只要能紧紧抓住作品的内容与主题，并且言之有物，就称得上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鉴赏。反之，如果鉴赏者的眼中看不到作品，而满满都是其自身形象的倒影，这样的鉴赏，自然只能成为其“过度膨胀”的自我的衍生物。

就在北大这场首映礼的第二天，茹斯汀·特里耶再次参加活动，与中国演员齐溪、导演杨荔钠对话。这场活动的规模要比前一天小得多，其现场反馈与网络风评却好上不少。

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位女性影人与导演有更多身份和思想上的共识、共鸣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们的对话更加“纯粹”，完全聚焦与影片内容和主题密切相关的话题。其他人也不妨从中吸取经验，找到文艺鉴赏的正确“打开方式”。

《坠落的审判》北大对谈引争议 文艺鉴赏切忌「自我膨胀」